

小胖和小松

臧 向 真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九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杲向真同志的这本短篇小说选集，曾于一九六〇年出版，此次再版，作者又增加了《你好啊，故乡》和《太阳的翅膀》两篇。《小胖和小松》、《春天》、《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》等篇，从不同的角度，刻画了新中国孩子们可爱的形象。《三颗流星》揭露了旧社会对孩子们的摧残和迫害。全书故事生动，语言流畅，是一本对小读者们有教育意义的书。

封面设计：肖映川

插图：陈亦逊、张学俭

小 胖 和 小 松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字数38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4 $\frac{3}{4}$

1979年4月北京第1版 197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55,000

书号10019·2759

定价0.30元

目 次

小胖和小松	1
春 天	17
节日的礼物	24
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	36
在灰色的日子里	46
妈妈割麦子去了	75
你好啊，故乡	87
三颗流星	112
太阳的翅膀	130
后 记	145

小胖和小松

四月初，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公园的走道上，有两个孩子在人丛里一前一后地跑着：姐姐撵着弟弟。弟弟名叫小松，四岁，脸蛋圆得象两个小皮球，细条条的个子，穿着深蓝色滚白道道的海军服，腰上勒着旧皮带，皮带上别着支“手枪”。说真话，这才不是什么手枪呢，不过是偶然从哪儿拣来的一块巴掌大的长三角形薄木板。小松就把它当成真的手枪，时刻别在身上。有了这支“手枪”，小松就觉得自己当真是解放军了。

小松跑得很快，海军帽后沿的两根飘带飞舞着，他时时回过头来看落在后面的姐姐，两只藏在长睫毛下面的水灵灵的大眼睛，闪烁着幸福愉快的光辉。

姐姐七岁，是一年级生，穿着白衬衫和蓝色的学生裤，胖敦敦的象个小冬瓜，又象个胖鼓鼓的花生米，她的名字就叫小胖。她跑起来很吃力，脸蛋累得通红，微微突出的前额渗出细小的汗珠。

“小松，等一等，要不，我不跟你玩了！”小胖气喘地叫着。

小松回转身看了看，他就怕姐姐不跟他玩，可是现在他知道姐姐是吓唬人的：这里又没有大皮球，冬冬和小林他们都不在，姐姐不跟他玩还能跟谁玩呢！这一点也吓唬不了他。小松得意地笑着退了几步，回过身又想跑。

“啪哒！”小松恰好撞在一个叔叔的腿上，跌了跤。那个叔叔立刻把他抱了起来。可是小松很不服气，跌倒了要自己爬起来，不哭，这才算有本事呢，他跌倒了就从来不要人家拉起来的，托儿所的小孩自己会爬起来。

“我自己，我自己会起来。”小松说着，又照原先的姿势倒在地下，然后自己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泥土又往前跑了。

在一个大池塘边，小松站住了。池塘又深又大，对岸是一片灌木林，还有一只小船拴在对岸水边的一棵树干上。小松想：要能爬上去坐一坐多好啊，那是一只真正的船呢！在靠近岸这边的水面上，有几只肥壮的大白鹅在洗澡，它们把长颈子一扭，钻进水里，再伸起来，水珠就从光滑的鹅背上滚下来。小松从地下拣起一块石子丢到水里去，大白鹅骄傲地昂起头向池塘中间游去了。

“回来，回来！你回来我不打你了。”小松说着又拣起一块石子。可是大白鹅不乖，一点也不听话，只顾向池塘中间游去。小松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小嘴巴紧紧地闭着，准备丢出石子。

“不许丢！看掉下去！”小胖赶到了，从后面这样叫着。小松可就是不喜欢人家对他叫，妈妈讲话就不是这样的，托儿所的阿姨也从来不对小朋友叫呀！

“我偏要丢，就是要丢！”他说，一面拉开要丢的架势，拿着石子的小手扛在肩上，脑袋歪垂在一边。其实，小松心里并不真的要丢，这不过是在和姐姐生气，吓唬吓唬她，谁叫她那样大声大气地叫喊呢！

“那我下次不带你来玩了，你不听话，我回去告诉妈妈

去。”

“你才不听话呢，我自己会来！”

小胖生气了，扭头就走。可是池塘又深又大，要是弟弟掉下去怎么办呢？她这样想着，只走了几步就站住了。起先小松顽强地站着不动，两眼死死地盯住水面，当他听不见姐姐的脚步声时，就悄悄地回过头来看了看。他看见姐姐站住了，他想姐姐还是喜欢他，不会把他丢下，他扛着手慢慢地滑落下来。

小胖突然跑回到弟弟的身边，学着妈妈的话，拉长腔调说：

“小松第一乖了，姐姐最喜欢你。”接着她又说：“你看，那只大白鹅也回头看你了，它也说小松最最乖。走，我们看猴子去。”

小松的眼睛也明亮起来，他笑了，说：

“大白鹅对我笑了。你看，它当我是解放军叔叔，你看我象不象？”小松这样问姐姐，同时两脚立正，直直地站着，一面摸了摸皮带上别着的“手枪”，他的黑眼珠在长睫毛下闪闪发光。

看过猴子，小松又从拥挤的人丛里钻了出来。小松一面想着那只最小的小猴子，一面跟在一个穿蓝裤子的胖胖的女孩后面走着。走了好远好远，拐了好几个弯，直到这个女孩和一群戴红领巾的孩子们打招呼，小松才发现自己跟错了人。这个穿蓝裤子的胖女孩不是姐姐，她还戴着红领巾呢。姐姐可没有红领巾。小松站住了，他向四周望了望；可是姐姐现在在哪里呢？小松不让自己哭出来，他觉得不应该哭，因为，姐姐

也许正躲在大树后面跟他“藏猫”玩呢？妈妈就爱跟他“藏猫”，他记得有一次妈妈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他找了好久都没有哭。后来妈妈就突然跑出来紧紧地抱住了他，亲他的脸，倒像是妈妈把他丢失了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似的。妈妈还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这件事：

“我故意躲在树后面，小松找不见我，一点也不哭。”

小松想：藏猫还兴哭吗？有一次在托儿所打针都没哭呢，穿白衣服的阿姨还对别的小朋友说：“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你看小松多英雄，一声都没哭，要象小松那样才是乖孩子。”

小松当然是小英雄，小英雄这会儿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他看看那些戴红领巾的哥哥姐姐们，又向四周望了望。他想：也许姐姐会突然从一棵大树后面露出一只眼睛来。他留神向一棵一棵的大树后面望着，可是大树后面什么也没有。小松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，往哪儿去找姐姐呢？他忽然鼻子一酸，小嘴往下一撇……正在这个时候，那些“红领巾”把小松围起来了。小松难为情地用手背擦了擦眼泪。

“你找谁？小朋友。”

“你是不是迷了路？”

“是谁带你来的？”

他们一起发问，小松不知道听谁的好，他一句也没听清楚，只低头看着地下。

“你是跟谁来的？”那个穿蓝裤子的胖女孩在他面前蹲了下来问，把小松的小手轻轻地握在自己手里。

“跟姐姐！”小松瞅了胖女孩一眼。他觉得自己又要哭了，就用力睁大了眼睛，眨巴眨巴地转着，不让眼泪流出来，眼泪

很听话，就没有流出来。

“你知道家住在什么地方吗？”

小松点了点头。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好远啦！门口挂着一块大名牌，写的红字，字也是好大好大的；还有电线杆子，好粗，修电线的叔叔能爬上去。我现在还小，等长大了我也能爬上去。”

“红领巾”们都哈哈大笑起来，把小松笑得不好意思了。

“你的姐姐呢？她怎么不管你？”

“姐姐躲起来了，就躲在树后面。”小松说着，睁大了眼睛在大树后面搜索着。

“他和姐姐捉迷藏，我们走吧。”一个红领巾说。

“红领巾”们走开了，小松站了一会，就远远地跟在他们的后面走了去。

小胖找不着弟弟，就伤心地哭了起来。一个穿制服的叔叔问清楚了为什么哭，就把她带到公园门口的派出所去。戴值日袖章的警察叔叔很和气地招待他们。穿制服的叔叔把事情说清楚就走了。小胖还只是哭。她想起了刚才在池塘边还对弟弟发脾气，又想起昨天晚上和弟弟抢画片还打了一架。这一回也许再也见不到弟弟了，妈妈当然会对她狠狠地发气。她想，现在只要能找到弟弟，她愿意把什么都送给他，弟弟要什么就给他什么。

“不要紧，别哭。”值日的警察叔叔一面安慰她，一面在一张椅子上坐下，把小胖拉在自己跟前，用手轻轻地理着她的头发，“不要说在公园里，就是在天上，也能把他找回来，你信不

信？”

小胖看了警察叔叔一眼，她想起了老师讲过的许多关于警察叔叔救小孩的英雄故事，她就不哭了。

“相信。”她点点头，小声说。

“相信，那就别哭了。”

小胖已经不哭了。警察叔叔向她提出了一大串问题：她自己叫什么名字，弟弟几岁，叫什么名字，穿什么衣服，……反正什么都问到了，小胖照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了警察叔叔。

“弟弟长得象不象你？”

小胖难为情地红了脸，她平常就喜欢听人说她比弟弟漂亮，但是现在，她却觉得弟弟比谁都漂亮，比谁都乖。她的眼泪又哗哗地流出来了。

“弟弟漂亮，”她抽抽着说，“弟弟长得比谁都漂亮。”她又这样加添着说。

警察叔叔笑了，把头转向一边说：

“听见没有？比谁都漂亮，都乖，看咱们今天的运气有多好！”这时小胖才看见通到后院的门坎上，还坐着一个警察叔叔，他正在擦弄一支真正的手枪。小胖正要说弟弟也有一支手枪，却给那个擦枪的叔叔抢先说了：

“有这么一个弟弟是不坏呀。可是你怎么这样不小心呢！一个弟弟都会弄丢了！”

小胖噘着嘴不响。忽然，她又想起了一件事，就说：

“他还能从很高的石阶上跳下来，就象办公桌这样高的石阶。我说的是真的。”

“好，行了，”值日的警察叔叔站了起来，从墙上摘下自己

的帽子，对擦枪的警察叔叔说：“小朱，你去广播，都听清楚了吗？男孩，四岁，蓝色的海军服，名字叫小松……我带这个小姑娘去走一趟。”

当小胖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，小松正在一个小土山上看“红领巾”们做游戏。他们在一棵树下围成一个圆圈坐着，唱着歌。小松羡慕地看着他们，他觉得戴红领巾多漂亮呀！姐姐也想有这么一条，可是姐姐还没到九岁，不到九岁就不能戴红领巾，这些，小松全都知道。因为姐姐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小松说过：

“我没有红领巾，你不要以为我念书不好，爱和同学吵架。才不呢。完全是因为我还没到九岁，九岁！”

起先谁也没有留意小松站在一边。当他们唱《全世界人民心一条》这个歌，唱到“毛泽东——斯大林”的时候，小松也突然大声地唱了起来。他比大家唱得都响，也不合节拍，这时，大家才发现了他。一个姐姐往旁边让了个位子叫小松坐下，可是小松不肯坐，他欢喜站在那里看着他们。

四月的黄昏来得很早，小松才和“红领巾”们玩了一会儿，浅灰色的薄雾很快地笼罩了大地，天气也渐渐凉起来。那个胖敦敦的红领巾姐姐把自己的蓝制服上衣脱下来给小松穿上，衣服的下摆长过小松的小腿肚。小松高兴地把两手插进很深很深的口袋里。当“红领巾”们开始讨论功课的时候，小松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，就一个人在圈子外面跑着玩。

“可别跑远啦，我们一会就结束了。”穿蓝裤的胖女孩对他说。

小松愣了一下，什么叫“结束”呢？可是小松做出很懂的

样子：

“嗯，知道了。”他很乖地答应着。

这时候，忽然一只花蝴蝶煽着翅膀打小松的头上飘过，飞向小山下的灌木林里。小松跟着追了进去，转了几个转，花蝴蝶不见了。

“哼，怕我，躲起来了！”小松心里想，同时向四周寻找着。树枝上的绿叶，在凉风里不停地摆动，簌簌地响着。小松好象听见有谁在叫他的名字，再仔细地听时，声音又没有了，可是不一会，这声音又轻轻传进灌木林里。管他呢，他想，反正不是姐姐，也不是红领巾，那就没有人会叫他了。

小松只管朝前走，当他发觉林子里什么人也没有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呆呆地站了一会，想起了姐姐。要是姐姐在这里多好啊，姐姐准能捉到花蝴蝶，姐姐还会把树叶吹得呜呜响，还会吹《东方红》……小松想着想着就流泪了。他一抬头，看见在一棵槐树的枝丫上，有一只大肚子蜘蛛正在结网。小松怕它看见自己在哭，悄悄地用手背抹去了眼泪，可是他觉得大肚子蜘蛛已经看见了，要不它怎么一下子就不动了呢！小松气恼地从地下拣起一块干土块丢了上去，土块没有打中大肚子蜘蛛，却落在他自己的肩上。

“不怕你，就是不怕你！”小松鼓着眼，生气地瞪住大肚子蜘蛛。“解放军叔叔，什么也不怕！”他说着，一面很困难地掀起长长的外衣，从皮带上抽出“手枪”——那块长三角形的小木板，举起它对准大肚子蜘蛛“噔”地叫了一声，他觉得这个敌人已经被他射死了，他就别上“手枪”，胜利地向前走了。

当寻找小松的广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时，游人们都开始注

意起四周来。在两边铺着草地的一条林荫道上，一个年轻的母亲对她身旁的女孩说：

“你听，一个小孩走不见了，要是你走丢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才不怕哩，我又不是四岁，我六岁了。”女孩很自信地叫着，“不认识路，那我就问叔叔，阿姨也行。”

“哪一个叔叔，阿姨？”

“不管哪一个，他们都会送我回家。”女孩快活地跳着走，红色的发结在她头上一飘一飘的，她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把妈妈的手用力拉了下：

“有一回，妈妈你听，我们幼儿园有一个小朋友不见了，后来呀，你猜他怎么回家的？”她还没等妈妈猜就接下去说：“我保险你再也猜不着，是警察叔叔送回来的，还坐着摩托车，我们小朋友都爬到摩托车上玩，我也上去了。妈，你会开摩托车吗？”

林荫道旁边的一张靠椅上，坐着两个老头，一个是胖子，垂着双下巴，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眯着眼在打盹，他听见了女孩的话，也没睁开眼，也没动一下，象是在自言自语，又象是对身旁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说话：

“这在以前呀，不见了孩子还了得！不是给拐子骗走了，就是给汽车轧死了；现在，没问题，一会就会找到的。”

“可不！”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说，“这会人心都和先前不一样了。有一回，我的小孙子在街上玩，他自己不小心嘛，朝人家工作同志自行车上撞，人家可把自行车一丢，就抱起他替他摸呀揉的，还向我屋里老婆子直赔不是；要搁从前，把大人骂一顿事小，不装模作样叫赔车子才是怪事！”

“妈妈，那个老头在说什么？”女孩问。

“说呀——”妈妈回答不出，她没有去想孩子的问话，因为她看见前面的假山上有一个穿蓝色海军服的男孩，接着，女孩子也看见了。她叫起来：

“妈妈，看那小孩，一定是在找他呢！是我看见的。”

当她们小步跑近假山时，有一个近四十岁的胖妇人也正往山上爬，她气喘吁吁地走近男孩问：

“你是不是叫小松？”

“我才不叫小松！”

男孩看了看胖妇人一眼，就向坐在草地上的妈妈跑去了。

小松穿过灌木林，一看，又来到大池塘边了，塘边没有人。只在对岸有人走来走去。塘水变得比先前暗些，水面上升起一层稀薄的灰蒙蒙的雾，那儿只大白鹅，还在塘边树荫下的水面上安详地浮着，随着水波漂动，有一只鹅还把头扭过来插在翅膀里。小松起先对它们跺脚，然后又对它们大声吆喝，可是大白鹅好象没听见，还是浮在水面上不动。

小松弯下腰正要去拣石子，突然从水塘对面传来了响亮的广播声，把小松吓了一跳，他睁大了眼睛，垂着两手，什么都听清楚了。小松觉得很奇怪：怎么收音机里会说他呢？连他穿的“红领巾”姐姐的衣服也说到了，还叫人把他送到派出所。

“我自己会去，就坐船过去。”这个小家伙一面看着塘边的小船，快活地想，一面就顺着池塘的斜坡向下滑。他象滑梯一样地滑下去。可是池塘的斜坡很陡，也不平，水边也没有落

脚的地方，小松想要止住自己，不让自己掉进水里，可是这到底不是滑梯，小松的一只脚插进水里去了，他的脸色变白了。小松还没有来得及叫喊，就被一只大手有力地抓住，把他的胳膊都抓疼啦。小松回头一看，是一个年轻的叔叔用力地拉住他，岸上还站着一个同样年轻而且漂亮的阿姨，她说：

“幸亏我们在这里，要不，这小家伙就完了。真危险！”

叔叔没有说话，抱着小松很吃力地爬上岸去，从叔叔通红的不笑的脸上，小松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很不乖的事，他的脸也突然涨红了，眼里涌出了泪水。

“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的？你想干什么？”到岸上，叔叔把他放在地上问。

小松哭了。

“不要哭，你乖，”阿姨很柔和地说，“告诉我，你是一个人来的吗？”

小松觉得阿姨比叔叔好，就对她说了：

“姐姐也来的，她不见了。躲在树后面了。”

“哦，你和姐姐捉迷藏，你想躲在池塘里是不是？这小东西真有意思，多可爱。”小松明白叔叔不是骂他。叔叔对阿姨笑了笑，阿姨也笑了笑，可是却红了脸。小松不再害怕了，他说：

“我想坐船到那边去，他们在找我。”

“谁找你？”

“收音机。”

“收音机？什么收音机？”叔叔和阿姨一同问，两人又笑着互相看了看。

“就是收音机，你听，就是这个收音机。”

池塘对面又响起了清楚的广播声。

叔叔和阿姨象得了什么最好的东西一样，高兴地手拉手蹲了下来。

“你叫小松，是不是？”叔叔问。

阿姨也说：“我猜你是小松，对吗？”

“你认得我？你上我们家去过吗？”小松也高兴起来。

“走，我们把他送到派出所去，真巧啊！……”叔叔对阿姨说。他们俩一人牵了小松一只手。叔叔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……你说，这，这真是幸福的预兆……”

小松不懂，他想，这大概是在骂他吧，要不，阿姨干吗狠狠地瞅了叔叔一眼呢。阿姨真好。

在走道上，小松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另一条小道上传来：

“为什么那个警察叔叔要广播说穿的是制服上衣呢？明明是海军服！”

“先不要急，到派出所就知道了，不会有错的。”另一个大人的声音回答。

小松一回头看见了姐姐，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。一个警察叔叔牵着她，在后面另一条小道上急急地走着，只几步就走过去了。小松看着姐姐的背，不敢喊她，他害怕姐姐的样子：又红又肿的眼睛，板着脸，就象谁抢走了她的画片一样。

“小松！”突然从前面一条走道上，两个“红领巾”哥哥叫着他跑过来。喘着气说：“可把我们找得急死了，你什么时候跑走的，也不告诉我们一声。”



